

随笔

## 药香的艺圃

车前子

有一阵子,我约朋友喝茶或朋友约我喝茶,会去艺圃。尤其下午,人烟稀少,很是清静。茶室四点半收摊,我们再在园子里走走,仿佛独处。

艺圃每处可观,这也难得。最喜渡香桥——以前写作度香桥,我觉得更好。渡香桥的“渡”,在拙政园或者狮子林都无所谓,渡在艺圃,这个字用大了,像在杯子里洗头。而度,在艺圃有种暗合。

我所欣赏过的苏州园林里的桥,记忆里最有韵味的就是度香桥,不但造型古雅,更主要的是与周围环境琴瑟和谐,它线条简练,像煞明式家具的局部——有罗锅枱之美,走在度香桥上,好似围住陈梦家夫人赵萝蕤先生收藏的明代黄花梨无束腰罗锅枱加卡子花方桌。如果半桌就更象形了,岂止是象形,简直为传神。一般的桥都是凌驾水面,度香桥却仿佛是水面上桥的影子似的。度香桥原先不在这,是重修时候的调整——果真如此的话,调整得匠心独运。清朝文人汪琬在《艺圃十咏》里有“度香桥”之咏:“红栏与白版,掩映沧波上。两岸柳荫多,中流荷气爽。村居水之南,屣步每独往。”

从汪琬诗里,可以看到,以前的度香桥上是有红色木栏的。如果重修照搬,就吃力不讨好了,因为柳荫荷气已不存在,红栏再现,就显得刺眼,好像本来素面朝天水芙蓉,临出门了偏偏要把眉毛画一画。园林里的桥是女人脸上的眉毛。

思嗜轩早已毁弃,也是重修时

候添建的。喝茶后从延光阁右手边出来,经过一棵颇有姿态的石榴树,被一眼看到的思嗜轩淡绿幽幽,倒也不俗。思嗜轩适宜外观,进去后还是觉得粗糙了。园林里的亭台楼阁,原本并不是要面面俱到的。不是所有的亭台楼阁都是酒,有的也是饭,特别是过去的园主人,更不会光喝酒不吃饭。

艺圃里的一些名字挺怪,比如这思嗜轩,原来是园主人姜埰喜欢吃枣。还有响月廊。

有一年我碰巧在扬州个园内部招待所住了两个月,个园方面照顾,晚上不关后门,随时可以去园中散步。那一天我独上朱楼,见到月亮,脑子里立马跳出三个字:“响的月”。所以后来在艺圃见到响月廊,如遇故人。

乳鱼亭,明式结构,建于清朝早期,大有城春草木之兴。叫“乳鱼亭”,是姜埰的寄托,也可以说是文字游戏。明代灭亡,土木皆属异族,姜埰的“埰”——这个字中的一“土”一“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徒剩一鳞半“爪”罢了。这“爪”还能抓点什么的话,也只有思想了。汉人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爪”一把抓住“孔”,紧紧不放,这就是“乳”的来历。“乳”与“鱼”结合,出自“观乳鱼而罢钓(王禹偁《诏臣僚和御制赏花诗序》)”,放到这里,也就是思故国而不出仕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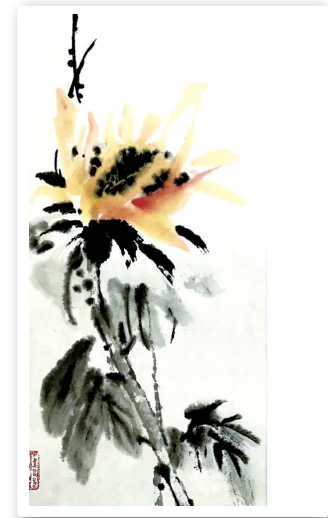
通过园林表现遗民思想的,在苏州园林中并不多见,艺圃可谓独一无二。

姜埰的儿子姜实节,一次雅集,有人给花配对:梅聘梨花,海棠嫁杏,秋海棠嫁雁来红。姜实节说:“雁来红做新郎,真个是老少年也。”

雁来红又名老少年,姜实节这话妥贴又有风趣,那年他7岁。

艺圃这个名字就是姜实节所取(他父亲姜埰时期称之为“颐圃”)。以前在文震孟手里,叫药圃。药是个好东西,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言道:“人非金石,况犯寒暑雾露,既不调理,必生疾病,常宜服药,辟外气,和脏腑也。”

取名药圃,就是“辟外气”“和脏腑”,对自己的一个调理,也就是修身,然后齐家,见机行事,治国平天下,文震孟果然做到大学士;而姜实节改名艺圃,“游于艺”,隐逸于城市山林。药圃尽管已是艺圃,还是有一股老早底子的药香,但这股药香是私密的。



张朝曦 作

心语

## 时间的伴手礼

介子平

家家户户的日子,琐琐碎碎的记忆。幼时你害怕的鬼,正是别人朝思暮想的人,永不停歇的心思,扫墓归来,一片空白。在亚健康时段,关注健康,在亲人故去后,关注鬼域,那都是时间的伴手礼。

转眼间,老之将至,你才明白,现实之外,还平行存在着另一个踉踉跄跄的幻境。对真相的记忆,是努力不被忘记。他们也曾在过去,有过欢天的笑声,有过抢地的悲伤,然热烈与繁华达到极致时,兀自消失,带走了曾带来的一切,留下一片月光般的沉寂。凭吊者的背影,久久徘徊不去,不时陷入幻觉,迷障重重,

疑惑氤氲,重温多次后,便能将臆想瘴气粘连到自己的履历里,骗过别人后,自己竟也信以为真。世界速朽,记忆模糊,在虚无的时间里,何来真实的自我。今日之事,过去都曾发生,只是过去之人,未必知道今日之事。

人生看似简单,却承载了太多的不由自主,欲望层次难以跳脱,不仅有事功,还想有人格;不仅要造一个情欲的场域,还想造一个福报的人生。顾城说:“中国人只创造了两个理想,一个是山中的桃花源,一个是墙里的大观园”,桃花源里逃避现实,远离焦虑,大观园里领取风月,狹邪而幸福。

有人见色起意,一见钟情;有人挑起眉毛,满眼不屑;有人用半生积蓄,娶不到一生所爱;有人用一颗真心,换来了一世的教训,其实早就知道对方是怎样的人,只是试图找到例外。终其一生,不期而遇,不确定性伴随始终;采薇采薇,渐行渐远,离开难免黯然感伤。不怕堕泪,但要值得,这世间没有天大的事,没有过不去的坎,风的自由,便是蒲公英的自由。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志意未酬,何须一腔愤懑;情深不寿,慧极必伤,旧景故人,说来一阵伤心。时间的伴手礼还包括世故、玲珑、练达、老成,经历越多,越是淡漠,岁数越老,越是平静,四季景色轮回,新景皆旧景,见到旧景,想起故人,也就回到了从前。



张平 作

记忆

## 很短的缘分

韩浩月

在老家,一场聚会之后,送朋友回家,到达小区门口,他说要送我东西。随他到楼房的地下储藏室,他打开灯,把一个小纸箱子捧给了我。未见影,先听声,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鸟鸣声。低头看时,发现是两只刚出生的小雏鸡。

我推托不要,老友坚持要送。他说,另外一位朋友送了他毛鸡蛋,他因为不敢吃,也双手外推不要,但拗不过朋友热情,还是收了。没想到,毛鸡蛋是真的有可能会孵出小鸡的,这两只小鸡是一筐毛鸡蛋中的“先锋兵”。想到朋友的储藏室,很快将会被批量出生的小鸡仔占领,出于为友分忧的考虑,我便笑纳了。

对于养小动物与养植物来说,我一直都是诚惶诚恐的,唯恐因为慢待,一只小动物或一盆花、一棵树死在自己手上,多少都会有些难过。我把两只小鸡仔放在客厅一角,把纸箱里的报纸换成柔软的毛巾,放好小米与纯净水,然后立刻上网搜索养鸡知识。

拥有新宠物的第一夜是难眠的,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这俩小家伙虽然身材小,但嗓门实在高。而且,响亮的鸣叫声中包含各种情绪,有开心的,有焦虑的,有欢呼,有怒吼……一个晚上,起床好几次观察它们,也奇怪,只要在纸箱里看见我探头过来,它们就会安静下来,扑闪着眼睛与我对视。

第二天,在晨光大亮中醒来,看到小鸡活得好好的,且羽毛显得更丰满了些,不禁有些开心,捧在手里,与之对话。在我的手掌中,它们

乖得不得了,一副很享受的模样,而要是把它们放回箱子,就立即抗议起来。

为了不让这两小只制造“噪声”,只好紧密关注。早餐后,撤掉桌子上的物件,让桌子成为它们的散步之地。我在桌子这头用笔记本工作,每隔一会儿,总有一只趾高气扬地走过来,要求钻进掌心,成为“掌上明珠”。小鸡很快,在桌子上跑够了,会跳到沙发上玩。我躺在沙发上休息,它们就蹲在我心口处,安宁如初生。

在我网购的包含了草窝、秋千等构成的“豪华别墅”已经发货之后,两只小鸡却死了。看到它们躺在纸箱里一动不动的样子,心里有点儿疙疙瘩瘩,感觉愧对了朋友,也愧对了这两个幼小的生命。

我与两只小鸡,只短短相处了两天,但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是忘不掉它们稚嫩而又擅长传递情感的眼神。在相处的那两天,对一个体积大于它们无数倍的人类,它们充满着平等与信任。它们不知道自己的本能之举,会轻而易举地俘获人类的喜爱,激发出一种保护欲,这彻底改变了人与鸡之间的食物链关系。想到它们,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或许,不应该这么在意世间一草一木的生与死,可是,很多时候,真的做不到不在意。

我给朋友打电话,说了小鸡死了的消息,朋友短暂地沉默了一两秒,说,这就是很短的缘分吧,不怪你。

## 连载

当然他会付钱的。

没多久,真的回信了,是山西应县宝华斋照相馆。信中附了一张清晰的木塔的照片。主人不要钱,只要些北平的信纸和信笺作酬金。

这次考察,是以营造学社的名义进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也便节约下时间,林徽因顺便考察了云冈石窟,梁思成和莫宗江来到应县。此时林徽因考察完云冈石窟已回到北平。见到应县木塔后,梁在给妻子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

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

面三开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

这塔真是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之蕾们还要挟持着我往大同,说只有这样才算是真的追寻了建筑大师的足迹。我是再也去不了。华严寺和云冈,我去过三四次了。再好的地方,也架不住几次去。



79

韩石山 著

■ 华文出版社

《碧海蓝天林徽因》节选

文章怎么写呢?之蕾看重的是他的刊物,不管的是别人的辛劳。

那就不写了,让读者留下足够的空间去想象吧,山

西的古建筑,就是写一本书也写不完的。我笑嘻嘻地说。既已打定主意不走了,我变得特别慈善也特别的诚恳。实则我知道,华严寺和云冈石窟,知道的人甚多,就是不写也没有什么。再说,有小关要照相,有小房要绘制建筑图,不难丰富刊物的版面。

还有一个原因,我不便明说,到了大同他们就要返回北京了,而我要一个人南下到太原。那时分别,我就凄惨了,不如趁大家都在中途,快活地分手,彼此感情上都承担点什么。

之蕾在应县最好的一家饭店为我饯行,然后老王用车送我到车站。

这趟追寻大师的古建筑之行,就这样结束了。之蕾,小关,小房,还有老王,再见!你们将回到繁华的首都,而我注定要永远待在这里,还要熬几个通宵,写出近万字的长文。

你们要得也忒急了。

(完)

明日起,本版块将开始连载文化随笔集《文明血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作者李骏虎,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随笔